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下 **後集**

箴類

大寶箴

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篇專箴入主以守位之難。蓋自唐太宗初即位時。張蘊古直中書省。乃上大寶箴。其辭委曲。可示鑑戒。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辟作福。惟辟作福。惟

辟作威。為君實難。為君難。為臣不易。王普天之下處。

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倡。

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
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
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
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
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
而右事。前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
史記詩右史記事事出警而人蹕。孫伏伽
為春秋詠為尚書四時調其慘舒。
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警者戒肅蹕止行人

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
史記夏紀禹聲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
為律身為度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
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
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通鑑外紀
為瓊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禮天
玉門夫凡王之饋，珎用八物。通鑑唯狂
淳母炮豚炮牂擣珎漬熬肝膋也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吳志孫權於武昌

酒羣臣面曰今日醜飲惟飲墮臺下乃
張昭怒曰笮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
時亦以為樂不以為為愚權默然
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
音禮樂記桑間濮上
音亡國之音也
勿貴難得貨老不貴難得之
勿聽亡國
人心難得之貨後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
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
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淮南
論訓禹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魏志辛
毘傳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南毘諫

止帝不答起入內毘隨而引其安彼及側
裾牽之遂奮衣不還久乃出
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太度前高祖紀
常有太度不輟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浚戰
家人生產作業
戰慄慄用周文小心惟此文王詩之不
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損
好惡於心想眾棄而後加刑眾悅而後行
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
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

口如一本作知

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
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
問音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
未形雖黠勅口續音曠塞耳而聽於無聲東
方朔答客難冕而前流所以塞聰
蔽明黠續克耳所以塞聰
縱心乎湛然
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
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
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

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揆
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無
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
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
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
祝外紀湯初造商見野有張網四面乃
去其三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
用命者援琴命詩舜作五絃之琴
入吾網以歌南風之詩一日二
日書曰一日念茲在茲帝念哉念茲惟

人所召禍福無自天祐之賜曰自天祐之禘之吉無

視箴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泛應萬物亦無形迹操之有要

擬存亦有其要視為之則凡目之所視蔽交於前其

中則遷變亂此心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

已復禮久而誠矣克去己私復還天理而見本心之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知猶欲也

引也欲心導引而物至則人化為物遂亡其止卓彼先覺知

止有定知止於善閑邪存誠閑其外邪非

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安躁者急也

言發而在所禁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言行君子之

戎出好或言出而典兵戎或吉凶榮辱惟

言文六

其所召傷易則誕言語太多則已肆物件於已則傷煩則文流於靈誕

支離不可曉其出言悖逆而於物則違悖出聲來違

來違其出言悖逆而於物則違悖出聲來違

訓辭其出言悖逆而於物則違悖出聲來違

動箴其出言悖逆而於物則違悖出聲來違

哲人知幾幾者動誠之於思思誠者人之

志士勵行行有志之士其守之於為守其正

也理順理則裕而有餘從欲惟危從欲而動

造次克念造次舍在戰兢自持戰戰兢兢

銘類

陋室銘此篇不上百字曲盡陋室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德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

四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

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聲耳無案牘之

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

之有何子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克已銘勝已之私之謂克蓋謂克去

呂與叔將帥卒徒寇讎臣僕等字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此兩句起謂人胡為

不仁我則有已物我既立私為町畦區也

隴也哇田勝心橫發擾擾不齊此第二節論大

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蠱賊根日蠱食

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孟志夫志

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慾

管為寇讎今則臣僕方其

未克窘吾室廬婦姑勃厥婦媳婦也姑宅

安取厥餘此第

之私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

我闔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第六節言克

病疾痛舉切吾身此後七節論人一日至

焉莫非吾事顏何人哉跡之則是陽子行篇曉

顏之人亦顏之徒也○策八節因顏之克己以自勵

西銘橫渠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

是起爭端不若止謂之東西銘晦庵先生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千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因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如此○此篇全係晦庵先生舊註今折而明之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

位乎下母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

天地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

常之謂萬物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

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予茲藐焉乃混然

中處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藐然之故天

地之塞吾其體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

為體者也故曰天天地之帥吾其性乾健

此天地之性為氣之而人物之所得以

為性者也故曰天地而吾其性○淺

乎此則父乾母坤混
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
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最貴者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兄弟矣惟此同胞之人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無間然也物吾與也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正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性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

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
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
君者吾父母宗子
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
之子也然繼承天地
君而已故爲宗子
○宗子猶長子也
其大
臣宗子之家相也
輔佐大君紀綱衆事則
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
家相
○家相猶宰相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天下之
慈孤弱所以幼吾幼
天下之幼一也故凡
慈孤弱所以幼吾幼
聖其合德
聖人
下之孤弱乃所以幼
吾幼
賢其秀也
賢者才德
合德乎父母者也
賢其秀也
過於常人

必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

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也。疲者勞乏之，癯者罷病

之人。惇者憂也。獨者老而無子。鰥者老而無妻。寡則老而無夫者。凡天下之人皆為

天地之子。非吾兄弟而無告者，而何哉？以上皆發明理一分殊之義。于時

保之子之翼也。其敬親之至也。猶樂且不

憂純乎存者也。樂天而不憂者，尤違曰悖

德。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害仁曰

賊。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也。故謂之賊。濟惡者不

才。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體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以上三者不能

事天，故謂其踐形者，惟肖也。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克

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此乃能事天者。知化則善

述其事。存子善述人之事，惟聖人知變化

此所以善窮神則善繼其志。存子善繼人

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所謂善繼其志。此二者皆樂天踐形

之事。不愧屋漏為無忝。爾所生，故事天惟

此誠不愧屋漏則存心養性為匪懈。又

不忝於良天矣。

引詩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在其心。養其性。則不懈怠於事天矣。已上皆畏天之事也。而君子求**惡旨酒**。崇伯子願養酒而所以踐形云。不願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邊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事天者至矣。○禹為伯鯀之子。初鯀為崇伯故。指為崇伯子。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性者。萬物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穎考叔為穎谷封人。不弛勞而底請。遺姓羹以起莊公之羸矣。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之道。不弛息其勞役。而天無所逃而待烹心悅豫焉。則亦天之舜也。

者申生其恭也

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也。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

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體其申生晉太子也。遭驪姬者。讒毀而姬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

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也。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感於后妻。其子

無衣無履而使踐霜。遊車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離焉。詳見說苑。○已上六者皆可為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

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

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於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嘉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此四句總論事天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父母存而事之道。沒也。吾雖有寧其神矣。吾身存而事天順焉。則其沒也。固有以得其正而無求矣。此

存于仁人。事親事天之心。所以終沒吾世而居已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此二句總結事天之終身。

東銘 解見前篇。一六依平岩葉采。注解。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肢。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

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也

言之過者

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為已之當然不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為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為戲則長傲而慢

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為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

古硯銘

此文主意在養生以鈍為體以靜為用因硯以發之首一句謂氣類之同次却表其壽夭不同第二段品量三物之壽夭第四段發明體用第五段轉入養生意第六段設或人之難第七段二句斷盡本意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

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
正意歸本
如此發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
此方轉入
正意歸本

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文類

北山移文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郡北，其先周彦倫隱於北山，后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適北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
孔德璋
建康蔣山是也。

鍾山之英，州堂之靈。
二神。假也。煙驛路。

發

勤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洒出塵
之想度白雪以方潔于青雲而直上吾方
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
而不盼履萬乘其如脫淮南子曰堯年衰
志悶舉天下而傳
之舜尤却行而脫履也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
晉吹笙作鳳
鳴游於伊洛蘇門先生游於延
瀨見一人採薪謂
日上以此終乎薪人曰固亦有焉豈期始
云云遂為歌一章而去
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

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
墨翟朱楊朱也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
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
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墨乍迴迹以
心深暗說或先貞而後黷應在何其謬哉
嗚呼尚生不存尚長字仲氏既往仲長
子平山
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謂雋俗之士
先先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却學道東魯
莊子魯君問顏闔得道人使人以幣先
馬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歟
而遺日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曰悉听繆
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

古文卷下

七

求之則亦習隱南郭莊子南郭子綦隱
不可得也而坐仰天嗒然似喪
其竊吹州堂濫巾北岳言顯盜名州堂濫
偶濫吹誘我松桂欺我雲壑服幅巾有如南郭
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
許由應上先傲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
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
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
列仙傳務光夏時人湯伐桀因光而謀湯
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沈河而自匿

涓子不能傳涓子齊人餌木及其鳴騶入
谷鶴書赴隴鶴頭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
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
抗塵容而走俗狀應上後風雲悽其帶憤
石泉咽而下槍下字望林巒而有失顧州
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黑綬金章銅印
也漢書秩
皆銅印黑綬六百石以上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
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狹長擯法

逖久埋敲扑誼豈犯其慮牒訴倥惚裝其
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網繆於結課每
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漢張敞稍遷
趙廣漢為陽翟令以化架卓魯於前錄漢
行有異遷京輔都尉卓茂遷密令吏不忍欺魯
恭拜中年令螟不入境希蹤三輔豪馳
聲九州牧漢書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
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傳夏之方有使其
德也貢金九州之牧貢金也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

看他 磻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
造語 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悵空今夜鶴
怨山人去今曉猿驚管聞投簪逸海岸今
見解蘭縛塵纓投簪疎廣也東海人於是
故曰海羊蘭蘭佩也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誦
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
無盡澗愧不歇非林澗之愧秋桂遣風春
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

乃促裝下邑浪棹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
假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
碧嶺再辱丹崖重滓言山之艸木且羞見
復見山塵遊躅於蕙路汚淥池以洗耳周子周子尚何面目
靈乎宜肩岫幌論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爲堯所讓也以爲汚乃臨池而洗耳
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
安纏於郊端下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
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

駕爲君謝逋客

剪截結掇○俗士逋客蓋謂周顛也

弔古戰場文

形容戰場悽慘之情溢於言意之表也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夔不見人河水縈帶羣
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艸枯凜
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
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
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

膺
亦切

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
艸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
身鋒刃膺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
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
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
迂濶而莫為孟子題辭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
振漠胡兵何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
旌旗川回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

穿骨驚沙八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
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
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踟蹰
縑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
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
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
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
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刃

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
矣哉骨暴沙磧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
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
暮暮日光寒兮艸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
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
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
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
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隱公五年三

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和樂且閒穆穆棣棣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君臣之間秦起長城
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成公二年左輪朱殷誑朱血色久則殷漢擊匈奴
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叶韻平聲蒼蒼
烝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
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
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
有言將信將疑媚媚心目寢寐見之布奠

傾鴈哭望天涯。天地為愁。州木妻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左傳全句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此篇起句有策體益前漢王褒字子淵本蜀人。為漢宣帝徵召詔為此頌起四句。設譬自叙。第一節且謙辭。叙應詔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已正統。第三節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

聖主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末段不取彭祖喬松之事。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密。

荷負也。旃。被服也。純。綿。繒。帛也。言夷狄服旃。服

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藜。野菜。糗。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食藜羹糗飯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也。此二句謂賤者不足言。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賈。願去久反。中長於蓬茨之下。

蓬茨。所以覆屋者。無有游觀廣

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
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其愚心而抒情
素言雖不足克厚望敢不述愚記曰為此
也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
而已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
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
之始正月者止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
先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已而行之正位
以統理天下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
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

就效眾此二句是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
筋苦骨終日矻矻五骨反及至巧冶鑄于將
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鏐于將劍名
樸劍未理
也淬燒劍令熟漬於水中鋒刃也越砥磨
石名也斂謂磨也鏐刃也良冶鑄劍人也
鏐音倅水斷蛟龍剗犀革忽若篲泛塵
塗泛猶掃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
篲掃於路塵言甚易也若國用賢臣化
惡反善自如此如此則使離婁督繩離婁
也團專二音公輸削墨公輸古之
巧匠也雖崇臺五
明目者黃帝時人也

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言巧拙之

理且使上之所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

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

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庸人之御駕

不亂者得賢之效也音茂

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

極馬倦言人駕劣馬則傷馬空勞鞭杖而

亦病倦不肖之理國則勞下人亦困極馬

及至駕齧繁國法國既亂而身亦危矣

膝參乘且王良執韉韓哀附輿齧膝乘且良馬名主

良韓哀古善御者韉也縱騁馳驚忽如景靡言良馬

良御縱騁奔馳忽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言

如日景之疾沒都國疾如行歷追奔電逐遺風電風比日疾急周

一小塊之間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

勢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

已上論賢者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

之鬱燠襲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服葛衣之涼不苦

之暖不憂至寒之甚者盛暑之熱衣狐裘

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賢人

賢人

賢人

賢人

賢人

賢人

賢人

賢人

賢人

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是以嘔喻受
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嘔喻喜悅貌受謂用賢臣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
求士者必樹伯迹周公吐握以禮賢士齊桓設
有固空之隆周公吐握以禮賢士齊桓設
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桓公好賢必
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以上論聖主人臣亦
得賢臣之功

然管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
用其謀陳見惘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
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
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
此患也伊尹未遇勤勞於調鼎俎太公未
而賣之秦以五羖皮贖之甯戚未逢桓公
而於齊門飯牛四賢皆罹此不遇之患
及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
則見聽進退得闕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猶

也用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蔬釋躋而享

膏梁言賢人既遇聖主榮以取位惠以祿

食故以卑辱幽汗之事以升用於朝而食滋味衣朝服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

傳之子孫以資說士以上論人臣之遭遇故世必有

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

冽龍興而致雲喻君之所以感召其臣蟀蟋俟秋吟

蜉蝣出以陰喻賢人待明君而後仕易曰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

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

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

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

遞音鍾逢門子音彎音烏號音猶未足以喻其意

也伯牙操琴逢門子彎弓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君臣之意也遞鍾

琴名鳥號弓名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

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

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

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
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
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
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
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
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
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
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

哉

何必羨彭祖七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言不足尚也

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

詩文王之什云濟濟威儀之盛貌多士眾賢也言濟濟之

賢以佐文王此文王之所以安寧也以上論臣王之相得如此引接毛詩證結尤有

案蓋信乎其以寧也

大唐中興頌

此篇句少意多論盛衰

句一換韻又是一體前三句謂薛臣次三句逆臣又三句言降賊之臣然後一轉數句論恢復中興之事又三句論兇逆之可羞又三句論功臣之世澤又三句論王家盛德之福然後效句論作頌之可傳後來詞人

留題者各在題獨范石湖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元次山以魯史筆法辭以含譏後詞人又發明之則是碑乃一罪案耳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玄宗安祿山陷洛陽明年

陷長安天子幸蜀唐明皇太子即位於靈

武靈武乃靈州肅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與篡位同明年皇帝

移軍鳳翔天子立則稱皇帝其年復兩京上皇

還京師天子退位則稱上皇於戲前代帝王有盛

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前代帝王有德有功者見於歌

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今日無盛德有大業

而見於歌頌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此謂孽臣邊

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此謂逆臣大駕南巡

百僚竄身奉賊稱臣此謂從臣天將昌唐繫

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我

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我蕩穰羣兇復

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

繫是也

廟再安。一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
慶大來。兇徒逆。傳涵濡。天休。苑生。堪羞。歷
中興恢復之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
後兇逆可羞孫。論功。烈。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
論唐盛德之福能令大君。聲容。云云。不在斯文。論
頌之湘江東西。中直。涪溪。石崖。天齊。論吾
石文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論刊頌
傳於後世

酒德頌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貌甚醜。而性好酒。常携酒自隨。使人荷鋤從之。醉而志氣放曠。以宇宙為狹。晉書云。苑便埋我。故著此頌。頌酒德之美也。

劉伯倫

有大人先生。假託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

須臾。日月為肩膊。八荒為庭衢。以天地開闢已來為

一日萬歲之期為少行無轍跡。居無室廬。時言其志廣大也

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觥。動則

挈榼提壺。挈。執也。卮。觥。榼。壺。皆酒器也。唯酒是務。焉知

挈。執也。卮。觥。榼。壺。皆酒器也。

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

介大也搢紳服飾也處士

有德之稱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袵怒

目切齒此公子處士陳說禮法是非鋒起

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劍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先生於是

方捧罌承槽銜盃漱醪先生不聽二人之

酒奮髯踞蹠枕麴藉糟奮動髯鬚也踞蹠展足倚據而坐也

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

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

肌嗜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

之浮萍言見萬物如水中萍炒隨其風波二豪侍側焉如

螺贏之與螟蛉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螺贏

侍我之側有如此虫言見之咸小也螺音果贏音裸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門裁五柳因著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與各同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二氏皆太古之時也

種樹郭橐駝傳

迂齋曰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

盡種植之妙非特為種植作也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橐音托駝音陀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

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
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
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
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徒無不活且碩茂蚤
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
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
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
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

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
置也若棄子曰之非難棄之爲難非真
棄之也所以子之也要緊在此
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天便是性易
二天字便新故
吾不害其長而已即孟子
勿助長非有能碩而茂
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
也應上文碩茂蚤
實故蕃之故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
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不順
其性
苟有能及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

勤與前反旦視而暮無已去而復顧而甚者
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
而木之性日以離矣形容助長之病如親見雖曰愛
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
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
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
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
憐焉而卒以禍日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

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
字而幼孩遂而雞豚如此便煩擾了鳴
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食饗以
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
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
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
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史記 秦昭王囚孟嘗君

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

關關法雞鳴出客追至客有居下坐者能為雞鳴於是羣雞皆鳴遂出關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
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
雞鳴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檀
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
取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吠之出其門
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此一轉筆力健謝云此篇立意亦是祖述

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劍鏃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蓋自此篇變化來

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

謝豐山云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

便有氣力光彩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健章子厚猶以為褒文公太過似祀孟廟記是皆有以參天地

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

有所為

謝云起得健接亦不弱

故申呂自嶽降

高維

嶽降神生甫及申申即申伯呂乃姜氏即甫侯也初為呂侯後為甫侯

傳說

為列星

太宗師傳說得之以相武王奄星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

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

此數句承

孟子曰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

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主公失其

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

儀奉失其辯是執使其然哉

呂云五箇失字如破竹執

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

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

呂云此四不字亦有力謝云句法好

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

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恠者

此是

的確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

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

救

謂云得君行道如房杜姚宋不能救而文公獨能之

獨韓文公起

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

正蓋二百年于此矣謝云褒文公文起八

代之衰愈傳贊云正元元和間愈以六經

宋齊梁道濟天下之溺文公每言原道數

與孟軻楊雄相表裏障百川十篇皆與衍宏深

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潮州而勇奪三

軍之帥愈宜撫衆皆危之愈至對廷湊力

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

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但朝廷顧

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

出廷湊不敢追此豈非參天地闢盛衰浩然而獨

存者乎公浩然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

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

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

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

愈有謁衡岳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

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

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而不能回憲宗之

惑能馴鱷魚之暴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

鱷魚為民害愈

為文殺溪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鱷音罽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宗憲得愈。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鏞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疎狂，可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閻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貶陽山。改潮州。移袁州。或衍軍蔡州。或宣撫鎮州。在朝之日少也。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

趙德為之師

韓文潮州請置鄉校牒云：十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取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旨，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

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論潮人好學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謝云：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廟，不是

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
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
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
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
新公廟者聽民權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
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
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
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

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
獨信之深思之至煮蒿悽愴若或見之譬
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
警策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
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
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蘇子瞻

公魯騎龍白雲鄉
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
手扶雲

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

史記云四星在危南

匏瓜牽牛為犧牲其比織女織女天孫女也道書太上飛行羽經曰七色夜光

雲錦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糝

糠西游咸池略扶桑

罔騷飲余馬於咸池摠余轡乎扶桑

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艸木衣被昭回光

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

張籍

皇甫湜皆從韓公游滅没倒景不得望

司馬相如大人賦貫

列缺之倒景服虔曰人在日月之上作

書詆佛譏君王

佛骨表譏佛本胡人身

之餘豈宜入禁宮乞以此骨付之水火表入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雀羣等力

救解之乃貶潮州刺史

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

疑弔英皇

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其中有

記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

九疑堯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

英從舜南征三苗道祝融先驅海若藏

大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罔騷使約

湘靈鼓瑟兮冷海若舞馮夷皆海神約

束鮫鱷如驅羊謂驅鱷鈞天無人帝悲

傷謂大鈞之天無入輔佐文公歿謳吟於長慶四年敬宗為之感傷也

下招遣巫陽巫陽巫祝之美名也下招者謳吟此詩招文公之魂

曝牲雞卜羞我觴曝牲者犇牛郊祀志立粵祠而以之卜李

於餐荔丹與奇日持雞骨卜如鼠卜焉

蕉黃文公羅池廣碑銘荔子丹今蕉葉黃為迎送柳子厚之歌也蘇公只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文公亦如

公不文公使柳人以此祭柳子厚也

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翩然下

天荒被髮騎騏驎容齋隨筆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是李漢皆稱頌文公之文各

極其至及東坡此碑一出而眾說盡廢
騎龍白雲之詩踊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而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云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思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辯類

桐葉封弟東萊曰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傲文

字須留好意思在後冷人讀一段好一段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

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

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說苑君道篇

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圭而投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與虞戲也周公對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王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此段只敘事吾意不

然難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

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

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

之主其得為聖乎開一段且周公以王之

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又設有

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

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自設有不幸止

大抵難文字須難得倒譬如爭訟設未得

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

易也此幾句却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

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成得吾意周公

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

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意思又不當束
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策且
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
者耶是特小丈夫鞅鞅者之事非周公所
宜用故不可信結策委蛇曲折有不盡意
此鞅傾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成王與叔
雪切虞戲能桐葉為圭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
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
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
禮成之樂也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諱辯

東萊曰洪云李賀父晉肅邊上
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
動京華他日舉進士或諷賀不避家
諱文公特著諱辨一篇又云張昭論
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
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
胡其此甚多退
之諱辨取此意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
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
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
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

愈曰然律曰一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
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
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齒鳥齒
詩音義江東之類是也思曲禮不諱嫌名呼為馬齒其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齒也偏謂二名不一諱也孔子母名微在言在不稱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有議

論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
周公孔子歟引古人以證周公作詩不諱
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孔子不
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微春秋不譏不諱
嫌名若衛桓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周康
釗書用敬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皙若
魯者吾友又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
日禡裘而用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
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文法其伯字呼為杜

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
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
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
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
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飢也許近大祖廟諱飢近玄宗廟諱惟宦官宮妾此一段盡是不諱嫌名事再用宦乃不敢言諱及機官宮妾承上一段有力
以為觸犯抑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

守也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參意今考
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為可
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
也收意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
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
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亦
人情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
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策則是宦官

古今文卷下
四七三

宮妾之存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

耶夫周公孔子曾參者

表類

出師表

東坡曰孔明出師一表簡而
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
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
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
冷齋夜話李格非
善論文章嘗曰孔明出師表李
令伯陳情表皆沛然肺腑中流
出殊不見斧鑿痕是知文以氣
為主氣以誠為主
迂曰規模正大志念深遠詳
味乃見吳魏國未說有此
人物有此文章否

諸葛孔明

先帝創業未半

先帝蜀先主也姓劉諱備字元德涿郡涿縣人漢景

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稱帝據蜀成都

而中道崩殂

即帝位僅三年

而今天下三分

曹丕受獻帝禪國號魏孫

位國號吳據江東與蜀三分天下

益州罷敝此誠危急存

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

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

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

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

宮中。宦官。女子所出。府中。

大臣宰俱為一體陟罰臧否

臧善者升。陟之否不然者。

之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

之費禕董允等

侍中。官名。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對。

車駕出則駟乘。侍郎亦官名。比四百石。掌守門戶。出充車騎。郭費董皆姓。攸之禕允

皆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

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

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

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

將軍。職掌征伐。姓向。名寵。

性行

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

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

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

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

臣等

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
於桓靈也桓帝靈帝後漢無德之主侍中尚書長史參
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
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
耕南陽在襄陽城西二十里隆都屬鄧縣苟全性命於亂
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
自枉屈三顧臣於州廬之中先主三次往顧州廬之中
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

馳後值倭覆獻帝建安十三年先主敗於當陽之長坂受任於

敗軍之際先主遣亮結好孫權權遣周瑜等兵數萬與先主并力戰曹公

於赤壁大破之奉命於危難之間自後先主南征

零陵廬江皆降會荆州刺史劉琦卒羣下推先主為荆州牧後先主入於益州留亮

據荆州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自建安十三年至建興五年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武

三年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
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
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
自取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

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
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東南入海
浹入不毛不毛不生艸木之地謂南中諸郡也今南方已定
時南中已平亮乃治兵講武以俟大舉建
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起發上疏云
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
鈍攘除姦凶以復興漢室還于舊都此臣
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
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

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
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
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
納雅言浹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按本傳時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亮乃上表言云云此篇言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禪非意料臆度之所能前定惟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先危後安不可

以苟偷為便讀此可以見其忠肝義
氣誠欲圖報於先主之知己者也
云一篇首尾多是說事不可已之意
不可已者則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
安故也血脈聯屬條貫統紀
森然不亂宜與前表相兼看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謂先主王業不偏
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
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疆也然不伐賊王
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

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思惟北征北討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詳見前篇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

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

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

疲於西疲困也後主五年亮攻祈山南安

又務於東曹休東與吳陸遜兵法乘勞

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

日月謀臣淵渫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
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
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
王朗各據州郡劉繇字正禮據曲阿王朗字景興字魏郡論安
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
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孫策乃孫權兄遂并
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
人其用兵也髮髯孫吳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

戰於宛宛為流矢所險於烏巢袁紹拒操於官渡紹輜重
萬餘在故市烏巢時曹公糧少議欲還許危於祁連西域名
於黎陽黎陽屬河朔表譚據之曹公幾敗
北山即伯山也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運
營閉門曹公引去雲雷鼓震天以大始屯
弩射之曹公軍驚駭踐墮漢水中始屯
潼關曹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操將北渡
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褚白操然後偽定
云賊來多乃扶上船微褚幾危然後偽定
一時爾時暫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

之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

昌霸地名各四越巢湖不成魏以合肥為重鎮其東南巢湖

在馬孫權圍合肥魏自淝入任用李服而

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操降張魯留夏侯淵屯守北還後

先主擊之淵授首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

此失况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

也自臣到漢中章武五年中間暮年耳然

喪趙雲陽羣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郃郗

銅等夜謂如也自趙及曲長屯將七十

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二千

餘人夷稅日賓亮南征中既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賓叟青羌皆此羈也散

騎武騎皆騎兵以上此皆數十年之內所

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

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

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

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

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管先帝敗軍於楚先王年劉璋降先王乃將其眾過襄陽荆州人多歸之比到襄陽眾十餘萬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王據之乃追之先王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去曹公太獲其人眾輜重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濟河遁去然後先帝東連吳越及到夏口遺亮結好吳其地亦西取巴蜀十九年先王進圍成都屬越州都劉璋降遂領益州收舉兵北征北伐曹魏夏侯授首斬夏侯淵此操之

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

毀敗先王二十四年權種歸蹉跌種歸今

州從劉璋為益州牧駐種歸曹丕稱帝

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一篇大意皆在結末數語

陳情表

蜀志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奉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其誠

欸。賜。叔。姊。二人。使。郡。縣。供。一。祖。母。奉。膳。服。遷。漢。中。太。守。李令伯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皆
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
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
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
晚有兒息外無基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
五尺之童基功謂大瑩瑩孑立形影相弔
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

廢離逮奉聖朝及蜀上沐浴清化前太守

臣達察臣存廉後刺史臣榮後刺史顧榮禮舉臣

秀才臣以供養無主以密就舉則祖母辭

不赴辭不赴召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

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東宮即太子宮

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

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

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

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
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
晉武帝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
尤甚且臣少事偽朝言少年嘗仕於蜀今按李密本蜀人先主
帝室之黜絕漢正統名正言順大非曹操
漢賊之比密又在存子順孫之列國亡歸
晉尤當不忘舊君何忍自稱蜀為偽
朝乎予每讀至此為之不滿愴哉
歷職
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
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

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
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
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
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
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
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
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
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

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艸它日九泉下死而有知猶當
武子有疾病謂顛曰我死嫁此妾病丞又
日殺以殉葬及死顛曰寧從治時言而嫁
之及秦晉之戰魏顛見老人結艸以抗林
回回躡而顛遂獲之後顛夢老人云我乃
所嫁婦人之父也爾從先
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耳
臣不勝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原類

原人

論人者夷狄禽獸之
主聖人一視同仁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鼎足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艸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辨折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艸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艸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

艸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
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艸
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
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
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結得極好

原道

按韓愈傳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浚探本原卓然植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閎濶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山谷云韓文公原道

一篇推原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正道以闢佛者布置最爲得體述齋云詞嚴義正政擊佛老有開闢縱捨文字如引繩貫珠韓退之

博愛之謂仁

述云散起

行而宜之

之謂

義七字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八字

足乎已

無待於外之謂德

十字句○開端四句四樣句法此乃文章家巧處

仁與義爲定名

述云

道與德爲虛位

上句長此兩句短便頓挫成文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此四句總老子之小仁義非毀

之也其見者小也昌云老子病原坐井而
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
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謝云此語出老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
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一截謂
之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
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
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史本傳老子

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謝云此一篇斷
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以莊
子莊筴馬周道衰孔子沒
于秦史秦皇紀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
百家語者悉誅黃老子漢
守尉雜燒之曹參傳聞膠西
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
靜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
要用黃老術又傷林傳孝景不任儒竇太
后又好黃老術汲黯傳黜舉黃老言治官
民好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文公佛骨
清靜表宋齊梁
陳魏隋以下事佛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
漸謹年代尤健

于楊則入于墨孟子題離戰國縱橫異端

言以于時惑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

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謝云孟子

墨今變歸字為入蓋文公去陳言入者主

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謝云入

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

聖人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

為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

而聽之近云此處說老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

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異端之

也病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

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家語觀周篇孔子謂

聘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

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

老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

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呂云不

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

四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今之為民

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

佛添了老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

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為之家六

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呂云用得新文警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呂云一

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謝云此一殷見

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得天地間不可

有功於人非佛老可及為之君為之師

眼目呂云聖人區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

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

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

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

以濟其天庖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

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

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

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轉換

文法

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
之備患生而為之防謝曰此一段連下十
七個為之字變化九
樣句法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巒如驚濤巨
浪讀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
章法也
今其言曰佛老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剖斗折衡而民不爭罪胠篋篇夫川竭而
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
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
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為
斗斛而竊之為之符璽以稱之則并與權
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
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

竊之故絕聖棄智益乃止趙玉毀珠小盜
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
不爭殫殘天下之聖
法而民始可與議論嗚呼其亦不思而已
矣呂云反如古之無聖人再起人之類滅
久矣呂云一段何也文勢有頓挫謝曰此
數句送文暢序同意
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
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謝云第一句
四字臣
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
十字民者
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

也。第三句十七字。曲短入長。此是章法。君不出令則失其所
以為君。第一句七字。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則失其所以為臣。七字。民不出粟米麻絲作
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三句三字章法。
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
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目
說佛老所以不可行之意。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
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

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正於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目云健而有力。帝
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
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
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目
此是佛者之言。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
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
目云擊佛老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謝云撥大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說佛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爲而不父其父臣爲而不君其君民爲而不事其事謝云極論佛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左傳僖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穀梁文九年楚無大夫其日狄何也經曰夷狄之有君不以其來我喪之也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應在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謝云法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謝云此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爲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與前

語相應是。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

政其民士農工賈此三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

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句長其服麻絲其居宮

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蔬菓魚肉此一句又長其為

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為三句

其字變化六樣句法與前章為之字相應此是章法是故以之為

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

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

不當謝云上三句一樣句法第四句是故便變化十一二字一句此章法也

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為而天神假

謝云廟為而人鬼享字法曰斯道也何道也

謝云文有收拾有關鎖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何所

謂老與佛之道也謝云關鍵鎖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謝云文流楊氏止幾

古文卷下

三

句有力。一篇精神在此。謝曰：此兩句絕妙。上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坡，峻坂如輕舟下。長湍若無一旬欄，截便不成文章。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謝云：文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謝云：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於此。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謝云：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此，幹轉如何收拾。結得。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謝云：又言所以去異端之術。謝云：佛老之道不塞，聖人之道不

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之道不行。句法最巧。人其人。謝云：火其

書。法。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是。謝云

法。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此二句。其亦。出禮運。

庶乎其可也。呂云：言語下得好。主意又見。於此。謝云：一篇皆大議論。

結得尤有力。而實健，奇有盡，而意無窮。

論類

樂志論

後漢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

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同以自娛。其志故為之著論云。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瓊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踟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

上雪祭祭早之名為壇而舞其上以祈雨焉

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風乎舞雩詠而歸安神闔房思老氏之

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老子曰玄

其心實其腹呼吸謂啣氣養性也莊子曰

嘘煦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已也

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

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舜

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

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

財兮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

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絃也

道

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人帝王之門哉。

過秦論

前漢賈誼洛陽人文帝立召誼為博士著過秦論論秦之過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秦至秦盛故先述之崤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擁據也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惠王文王武昭王襄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自取字至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

時齊有孟嘗田趙有平原名勝楚有春申黃歇

魏有信陵無忌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

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

燕趙宋衛中山之眾關東連兵日從關西連兵日衡於是

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

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

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

之地百萬之眾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

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六國及中山

宋衛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

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

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河山疆國

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自_リ身_ヲ公_ニ至_リ始_ニ皇_ニ六_ニ世_ニ振_テ長_シ策_ヲ而_テ御_ス宇_ヲ內_ニ吞_シ一_ニ周_ニ而_テ亡_ス
諸_レ侯_レ履_テ至_リ尊_ニ而_テ制_ス六_ニ合_ニ執_テ敲_ク朴_ヲ以_テ鞭_シ答_ス天_ニ
下_ニ威_ヲ振_テ四_ニ海_ニ南_ニ取_リ百_ニ粵_ニ之_ニ地_ヲ以_テ爲_シ桂_ニ林_ニ象_ニ
郡_ヲ取_リ南_ニ粵_ニ上_ニ地_ヲ百_ニ粵_ニ之_ニ君_ヲ俛_シ首_ヲ係_テ頸_ヲ委_テ命_ヲ
下_ニ吏_ヲ性_ヲ命_ヲ於_テ獄_ニ官_ニ下_ニ吏_ヲ乃_チ使_シ蒙_シ恬_シ北_ニ築_シ長_シ
城_ヲ而_テ守_ル藩_ヲ籬_ヲ却_テ匈_ニ奴_ヲ七_ニ百_ニ餘_ニ里_ニ胡_ニ人_ニ不_レ敢_ス
南_ニ下_ニ而_テ牧_ス馬_ヲ士_ハ不_レ敢_シ彎_シ弓_ヲ而_テ報_シ怨_ヲ於_テ是_ニ廢_ス
先_ニ王_ニ之_ニ道_ヲ燔_シ百_ニ家_ニ之_ニ言_ヲ以_テ愚_シ黔_シ首_ヲ墮_シ名城_ヲ

殺_シ豪_ヲ俊_ヲ收_テ天_下之_ニ兵_ヲ聚_シ之_ニ咸_ニ陽_ニ銷_シ鋒_ヲ鋌_ヲ鑄_ス
以_テ爲_シ金_ニ人_ニ士_ニ以_テ弱_シ天_下之_ニ民_ヲ然_レ後_ニ踐_シ華_ヲ
爲_シ城_ヲ因_テ河_ヲ爲_シ池_ヲ據_シ億_ニ丈_ニ之_ニ城_ヲ臨_シ不_レ測_シ之_ニ谿_ヲ
以_テ爲_シ固_シ良_ニ將_ニ勁_ニ弩_ヲ守_ル要_ニ害_ニ之_ニ處_ヲ信_シ臣_ヲ精_シ卒_ヲ
陣_ヲ利_シ兵_ヲ而_テ誰_カ何_ヲ誰_カ何_ヲ言_ハ誰_カ敢_テ問_フ天_下已_ニ定_シ始_ニ皇_ニ之_ニ
心_ヲ自_ラ以_テ爲_シ關_ニ中_ニ之_ニ固_シ金_ニ城_ニ千_ニ里_ニ子_ニ孫_ニ帝_ニ王_ニ
萬_ニ世_ニ之_ニ業_ヲ也_ニ始_ニ皇_ニ既_ニ没_シ餘_ニ威_ニ震_シ于_テ殊_ニ俗_ニ然_レ
而_テ陳_シ涉_シ甕_ヲ牖_ヲ繩_ヲ樞_ヲ之_ニ子_ニ氓_ニ隸_シ之_ニ人_ヲ而_テ遷_シ徙_ス

之徒也

樞戶樞也謂以獲為贖以繩繫戶也

陽之徒也言

涉至微賤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

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陶朱公猗頓皆富人也言涉不賢又

不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

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

竿為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

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

小弱也

言云反覆詰難在此一節雍州之地崤函之固

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

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

長鍛也

耰鉏柄也棘矜戟也鉏柄為之銛利鉤戟鍛皆兵名謂九國時兵

音殺誦戍之眾非抗九國之師也

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

而轉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

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

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

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
為家峭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
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一夫謂陟為首唱也天子七廟墮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
勢異也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

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
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
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
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
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化當如
此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
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
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

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
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
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一其事上之
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
其所不能不疆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
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
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
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

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
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
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
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
明是以孟
子之言譏張公翰
轉得婉曲可法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
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
此一章辭太直
兩句救得好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
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

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
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
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
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
執事之
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
執事
之欲成人之名如此
執事之厚於故
舊如此
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

九字句 ○連下五個如此字句
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
又

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
韓愈
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
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
也
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
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
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

三人如此字長短
錯綜此章法也
一一段文勢如在瀾浩波
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
若使隨行而入
前段說話此一
反只用六句頓

絕妙 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

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

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

兩句下得妙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

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此三句無緊要句法

亦不 苟且 愈恐懼再拜

為人求薦書終篇以馬遇伯樂之願便增聲價比喻人求遇

馬對說起亦的切文簡明而意圓活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

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

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

梁之材超逸之足也莊子人間世匠石之

牛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

不顧弟子走及匠石曰吾未嘗見材如此

其美也先生不肯視何邪曰勿言之矣散

器則速毀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

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伯樂事見二卷

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
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
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
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
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
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
某何如哉管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
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

倍

春秋後語 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秦

欲用蘇代不說見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價十倍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其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

言之耳

答陳商書

以明理之文而求在於當世不投時好如操瑟而立

於齊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等然君子之所守不隨時而為之遷就

韓退之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淺三四讀尚不能

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
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
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
韓子十一篇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
知一竿而應吹二百人之中以飲食祿有
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軍不
得人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
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前律歷志陽六為律
陰六為呂黃帝之所
作也○罽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
譬喻學孟子

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
不工於求齊也謝云文婉
曲有味今舉進士於此
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
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
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
必爾為不也文婉曲
而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來
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畧不辭讓遂盡
言惟吾子諒察

與韓荆州書

韓朝宗元宗時人為荆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李

白與此書膾炙人口學者不可不讀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

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今人之景慕一

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

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

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一登龍門則聲價

十倍後李膺傳人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所以龍蟠鳳逸

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

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

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平原君傳秦圍耶

鄆趙獲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

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

人餘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於平原

君曰遂聞君將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以

遂備員而行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

出非特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遂偕至楚

定從於殿上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毛公

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人皆以為

上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偏

千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鮮長不滿
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
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
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
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
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
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
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

怡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猶吐氣激昂

青雲耶以上皆頌德晉王子師為豫州未

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

濤為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

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人為秘

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藜昕許瑩之徒

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

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

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
委身國土。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
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
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
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
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
結綠。長價於薛下之門。青萍。結。子。名。幸。推。下。流。
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答張籍書

東萊曰。此篇節奏嚴。韓退之。繫鋪叙。回護。分明。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

練語。此句便。有意。下。得好。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

之質。有可至於道者。重說。浚其源。導其所歸。

慨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造語。

好。即。重明。輕。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

不可遂已。換。轉。管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浚

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

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應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就避

互○同 下及公卿輔相融吾豈敢昌言排之

哉王意擇其可語者誨之舉輕猶時與吾

悖其聲譎譎若遂成其書轉則見而怒之

者必多矣重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

不能恤自抑其中有宜復者至此是書於

吾何有佳夫子聖人也抑且曰自吾得之

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

下文勢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

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

亦甚矣作文佳下字賴其徒相與守之卒

有立於天下繳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應

其存也可冀乎結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

蓋六百有餘年矣抑其植根固其流波漫

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

語健下字好

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
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
文勢○鋪叙間架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
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轉其為也
易則其傳也不遠結中念警策意故余所以不敢
也生下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
為書轉○意不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
今而行乎後者也言著書之意今吾之得吾志

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
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
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使孟子捨我其誰之意此
點化好○蕪文田承其行道其為書其化
今其傳後必有在矣應有力一篇警策處吾子其何
遽戚於吾所為哉結有前書謂吾與人商
論不能下氣若好已勝者此是餘意然雖誠有
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

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
無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又重說見得
自在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
得好處
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使事率引
因彼儻此才使正事便不是駁雜之譏前
此文字所以好○旁影甚佳
書盡之吾子其復之管者夫子猶有所戲
詩不云乎善戲謔今不為虐今記曰張而
不弛文武不為也豈害於道哉用事申吾

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適思與吾子別
庶幾一來愈再拜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下終

寬文十壬戌歲正月吉且

山田市郎兵衛刊行

